



齊魯飛將軍

李荣德著





2 034 4594 0

# 齊魯飛將軍

李榮德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



封面题字：李 铎  
封面设计：崔 开 西  
责任编辑：胡 德 勤

## 齐鲁飞将军

李荣德 著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\*

850×1168 1/32 10.25印张 2插页 216千字

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册 定价2.05元

# 楔子

---

四支红色的队伍象闪电一样，挟着雷火，裹着疾风，冲破一九三九年浓密的阴云，冲进了历史的暴风雨。

这是毛泽东为惩治东夷恶魔，拯救中华民族而射出的四支飞箭。一支由刘伯承、邓小平将军统率，向南直下太行；一支由贺龙、关向应将军指挥，向东奔向晋绥；一支由聂荣臻将军带领，杀向晋察冀；另一支由罗荣桓、陈光将军节制，麾军齐鲁之乡。箭镞落地之处，华夏大地燃起了更加炽烈的抗日之火。

东进齐鲁的这支队伍离开晋东南，出东阳关，入涉县，由响堂铺插向林县，过安阳进入鲁西郛城。三月首战樊坝，歼伪军一个团，大振声威。四月进军泰(山)西，五月粉碎日伪九路围攻，八月战梁山，取得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重大胜利。主力乘胜前进，直指华北交通大动脉——津浦铁路。

绝密。特急。

日军谋略部大陆命令二〇二……二〇三……

一道道急电从日军谋略部(日军高级军事情报机关)飞进驻守济南的第二军团长尾高龟藏的办公室。

尾高龟藏慌忙签发紧急命令，着木村师团、平林师团封锁津

浦线山东段，坚决遏制一一五师东进企图，命令鲁南驻屯军迅即对抗日游击队进行清剿，铲除一切可能成为一一五师落脚点的抗日基地。

稠密的枪声、炮声、爆炸声在鲁南响了起来。

# 目 次

楔 子.....	1
第 一 章 飞将军自重霄入.....	3
第 二 章 活 祭.....	21
第 三 章 朋 友.....	42
第 四 章 一封绝密电.....	61
第 五 章 飞马过微湖.....	81
第 六 章 快刀斩乱麻.....	94
第 七 章 吊民伐罪.....	108
第 八 章 羊沟打虎.....	121
第 九 章 智取孔庄.....	137
第 十 章 一令震慑红枪会.....	153
第 十 一 章 战白彦.....	167
第 十 二 章 教 诲.....	178
第 十 三 章 思 念.....	191
第 十 四 章 父与子.....	201
第 十 五 章 惊 变.....	214
第 十 六 章 血写的忠烈碑.....	229
第 十 七 章 有朋自异国来.....	244
第 十 八 章 心系炼狱.....	256

第十九章	山雨欲来·····	264
第二十章	运筹帷幄·····	278
第二十一章	转捩命运的一搏·····	290
第二十二章	金戈铁马战沂蒙·····	302
尾 声	·····	322
后 记	·····	324

# 楔子

---

四支红色的队伍象闪电一样，挟着雷火，裹着疾风，冲破一九三九年浓密的阴云，冲进了历史的暴风雨。

这是毛泽东为惩治东夷恶魔，拯救中华民族而射出的四支飞箭。一支由刘伯承、邓小平将军统率，向南直下太行；一支由贺龙、关向应将军指挥，向东奔向晋绥；一支由聂荣臻将军带领，杀向晋察冀；另一支由罗荣桓、陈光将军节制，麾军齐鲁之乡。箭镞落地之处，华夏大地燃起了更加炽烈的抗日之火。

东进齐鲁的这支队伍离开晋东南，出东阳关，入涉县，由响堂铺插向林县，过安阳进入鲁西郛城。三月首战樊坝，歼伪军一个团，大振声威。四月进军泰(山)西，五月粉碎日伪九路围攻，八月战梁山，取得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重大胜利。主力乘胜前进，直指华北交通大动脉——津浦铁路。

绝密。特急。

日军谋略部大陆命令二〇二……二〇三……

一道道急电从日军谋略部(日军高级军事情报机关)飞进驻守济南的第二军团长尾高龟藏的办公室。

尾高龟藏慌忙签发紧急命令，着木村师团、平林师团封锁津



浦线山东段，坚决遏制一一五师东进企图，命令鲁南驻屯军迅即对抗日游击队进行清剿，铲除一切可能成为一一五师落脚点的抗日基地。

稠密的枪声、炮声、爆炸声在鲁南响了起来。

## 第一章

# 飞将军自重霄入



大自然以它造天设地的伟力创造了世界。

鲁南的山，是在两亿多年前的造山运动中隆起的，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和千万年的风蚀水浸，逐渐演变成了山顶平展，山底坡缓而中间突现陡峭山壁的地貌，这在地质学上称之为崮。

鲁南有七十二崮之称，高者上千米，壁立千仞，矮者数十米，同样危崖陡削、峭峻奇耸。别看从崮下瞧时险峻峥嵘，上得崮顶却别有一番天地。崮顶平坦，大者有数百亩，小者有几亩。丰腴者，树木葱茏；贫瘠者，石坦骨露。宛如一个面目各异的巨人，屹立在鲁南各地。

乡间人为这些崮自起美名，什么笛崮、箫崮、铜锣崮、星星崮、月亮崮、太阳崮等等。

七十二崮各有山色，远崮近岫，各有神奇，各有娓娓动听的传说。但是震惊过中外的只有苍山、枣庄交界地的一座崮，此名——抱犊崮。

抱犊崮和其他崮的形状差不多，山顶象一只平顶帽子，崮的四周如同帽墙，是刀劈斧削过似的峭壁。下半部则是稍为平缓的山体，险就险在这几十米绝壁上。传说早年有个砍柴人冒生命危险攀上山顶，发现崮顶有一片丈余厚的原始好土，可以耕

种。为了躲避封建官衙的压榨和地主老财的盘剥，灾民们陆续跟着砍柴人攀绝壁登上峭顶，在峭壁上就地取材盖起茅草泥屋安下家。最多时住过十几户人家。为了耕种，山上的人想买头耕牛，可是峭壁上凿出小道哪能牵牛哇？有个老人想了个办法，花钱买了头牛犊，抱在怀里，让山上的人用绳子吊了上去，抱犊峭因此得名。这是一说，其他传说不一，大都是发挥了的美好想象。

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，鲁南临城一带曾发生一桩惊天动地的劫车案。绿林好汉孙美瑶，带了啸聚在山寨的弟兄扒了铁道，截了晚十二点那趟北上的津浦特别快车，将车上美、英、法、意、墨诸国的侨民四十多人及本国有钱的旅客数十人劫走。

当地守军，鲁南镇守使辖下的陆军六旅一个团加上滕县警备队，闻讯加紧追剿。但孙美瑶将“西票”和“中票”都押上了抱犊峭。凭一夫挡关、万夫莫开的险要山势与官军对抗，尽管上千人将抱犊峭围得水泄不通，但只能望峭兴叹，没有一个能攻上去。后来惊动了山东督军田中玉，报请北洋政府，总统派顾问安迪生、江宁交涉员温世珍及镇守使陈调元等要员前来处理。诸多要员一齐出马，最后委任孙美瑶以旅长，这才放了肉票。孙美瑶被招安不久便被北洋政府找个借口处决了。这里且不论孙美瑶劫车的是非，单说那抱犊峭山势险要，位置重要，可从此案中窥见一斑。因此，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就把目光投到了这里。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，山区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，敌、伪、顽、我四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抱犊峭山区。

日寇为阻挡一一五师东进，铲除鲁南抗日武装的基地，在各地动枪动炮，而在抱犊峭地区尤为猛烈。在靠近山区边缘的西山口，包围了一支二百余人的枣庄矿工游击队。

“佟队长！佟队长！”

战火硝烟的雾帐里传来了一个女子脆亮的叫声。

枣庄矿工游击队长佟明树穿件土布汗褂，满头满脸的尘土让汗水一挂象三花脸似的。他左右开弓撇着手榴弹，听见喊声连忙住手。“谁？什么事？”

“我！”应声处硝烟开，一个女子把一副装满玉米饼的筐子和勾担顺进战壕。她是一中队长方得西的妻子林九妹。

佟明树边接筐子边嚷嚷道：“哎哟哟！哎哟哟！我的姑奶奶，这不是赶大集，子溜子跟蚂蚱似的，你不要命啦？”

“嘻嘻！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！你们快吃吧！”她发髻高挽，鬓角那一绺垂着的象征已出阁嫁夫的秀发，已经让汗水浸透，紧贴在腮上。

“通信员！”佟队长叫。

“有！”通信员猫着腰，机灵得跟鼯子似地跑了过来。

“快！拿走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嗨！你真是开不开窍的葫芦？把这些玉米饼子拿去分给大家，吃饱了好跟狗日的拼刺刀！”

通信员提起篮子，揭开靛蓝盖布，看了看黄澄澄、香喷喷的玉米饼子对九妹说：“九嫂子！该给你记一大功！”

“少耍你马猴子那两片嘴皮子！”九妹从腰里抽出匣枪，侧身靠在战壕上向敌人瞄准。她转身叫：“队长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俺那口呢？没开瓢咧口吧！”

“尽说丧气话！”

佟队长瞭望一下敌情，接着对九妹道：“得西让我派遣搬救兵去了。”

当面之敌在矿工游击队的猛烈打击之下，暂时象乌龟一样缩回去了。

佟明树让大家从鬼子尸首上搜弹药，武装自己。

林九妹问：“佟队长，不是让你们去打枣庄的鬼子吗？怎么在这西山口跟他们缠上啦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，不知哪个狗娘养的走漏了风声，让鬼子在这里打了我们埋伏，亏了得西精明，探马放得远，前边一报警，我们就占了这山头。你看，让鬼子汉奸围困住了，想跑也跑不出去，只能等救兵了！”佟明树心情十分沉重。

“还算好！这山上的濠沟也不知哪朝哪代修的！”

佟明树道：“是啊！仗着地势险还能抵挡一阵。得西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队长，得西找谁搬救兵去啦？”

“找崔五和方三爷！”

林九妹摇摇头说：“方三爷说不准还能来，找崔五没门，他都恨不得你早下地狱呢！”

崔五是国民党华北五十支队的司令，原是枣庄一个翰林的儿子，他的队伍归第五战区指挥。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，平、津失陷，日本鬼子分兵南进，徐州失守，山东沦为敌人后方，崔五与第五战区的联络中断，跟鲁南大小七十二土匪司令一样，仗着手中有兵有枪，独霸一方。

佟明树从枣庄拉出来的矿工游击队，人数虽不多，却个个驍勇善战，一人两支家伙，加上工人阶级组织性、纪律性强，能吃苦耐劳，比起那些啸聚的土匪队伍，大有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之势。

崔五十分眼馋，软硬兼施想收编矿工游击队，殊不知佟明树是共产党地下党员，矿工游击队有自己的党组织，八名党员皆是中坚骨干，他们隶属于临沂、郯城、费县、峄县四县边区联合成的一个抗日区域。崔五兼并不成，便想把佟部敲零碎后硬吞，不过崔五不愿公开干，怕担破坏抗日的罪名，一直在窥伺时机，正在这时日伪派人前来联络，要他出面以联络各抗日力量攻打枣庄为名，将佟部调进包围圈一举消灭。鲁南行署（国民党）也派人传来铲共密令。借刀杀人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俗话说：吃得青萝卜，知得黄土性。九妹说得对，崔五是不会发善心的。

激烈的战斗使人顾此失彼，佟明树冷静下来细细思忖，形势确实复杂。已经打退敌人五次冲锋了，鬼子和伪军不但不见少，反倒象没王的蜂子似的越招越多，这儿明显是预先埋伏的战场，真是崔五跟日伪联合设的圈套啊！

“九妹！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撤！撤进抱犊崮山里去，打不过他们，不会跑吗！”

佟明树摇摇头说：“奶奶！包了饺子啦！怎么出得去？再说我们不能丢了白楼、红门、焦山庄、何口四个村子，湖西（微山湖）通山里的路，可全指着……”

林九妹着急地跺脚道：“我的傻大哥，看这阵势，人家是非把咱连枣带核吞下去不可，走吧！”

“好！”佟明树觉得九妹说得在理，便下了决心。接着问：“你是从哪条路来的？”

“那……”林九妹挥手遥指山上的小路，然而，她愣了，往前线送饭的那头毛驴，原先拴在山背后一棵树上，此刻不见了，只见一群日本兵正在悄悄地合围。糟了！出不去了，山头四周围

都是敌人。

敌伪又开始进攻了。佟明树心中怒火重又燃起，跑到每个战位上给队员们鼓劲，要大家狠狠打，坚守到天黑再突围。

谁的心里也明白，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马上就要揭幕了。

“崔司令，你看看嘛！你看看嘛！”方得西央求着，七尺男儿嗓门里带着哭音，真是不得已才来求援。

远处西山口弥漫着战火和硝烟。此时，虽然枪不响，炮不鸣，一片寂静，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前寨后山鬼子伪军拉成三道散兵线在往上包抄。方得西一一指点着，顺他手指方向还不时可以看见反光闪亮的钢盔，未加伪装的野炮。

“崔司令，你再不出兵救援，我们矿工游击队就……崔司令，你的人马只要打打枪，放放炮，鬼子感到腹背受威胁，就会缩回头去的。”

崔五手持望远镜观察着，他心里十分反感，两撇胡子牵斜着，眼白翻了好几下，但始终没放下那望远镜。

方得西挥着佟明树的求援信，情绪激愤地说：“崔司令，佟队长是抗日志士，你怎么忍心见死不救，难道想看着我们落入鬼子之手，成为刀下鬼吗？”

“放肆！我崔某是那种人吗？年轻人，你读过几卷兵书，懂得打仗吗？”崔五说话时眼睛没有离开望远镜的目镜，吸大烟和纵欲过度的虚弱使他倚着一棵碗口粗的树才站得稳，然而他的心倒是铁硬的。他清楚地看到日本兵和伪军已经对矿工游击队完成了合围，心里暗暗高兴。

方得西舍命直陈，那崔五心怀鬼胎，半句也听不进去。他正是为了铲除共党势力而参加这次合围行动的。延安共军派遣罗



荣桓部东进，即将越过津浦铁路进入鲁南。矿工游击队一旦得到罗荣桓部的支持，这群土生土长的山猫，便会成为飞虎。而罗荣桓只要跟佟明树接上头，就会有立足的基点，延安来的这把火种，就可能把鲁南给烧红。

方得西不知崔五心中这本帐，只是着急语快，当他看见东南方向一支杂色武装奔跑而来时，更是率直地质问崔五：“崔司令看见了吗？那是我们请的方三爷的民团，难道堂堂国军五十支队不如……”

崔五听不入耳，大喝一声：“来人！”

崔五身后的副官长侯金榜一挥手，上来两个护兵，一左一右看住了方得西。

得西早有防范，眼明手捷脚快，横跳一步厉声问：“干什么？”一抖腕，匣枪跳出匣子，大拇指一拨机头，大小机头一齐张开，他两眼紧张左右，以防叵测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侯金榜见方得西抽枪，立时紧张起来。

崔五见方得西拔枪机警地防范，咫尺之间，剑拔弩张，不免心惊胆战。不过他不动声色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吩咐道：“传我的命令一大队、二大队出击！”

“是！”侯金榜立即传令下去。

方得西不由得疑惑起来，本以为崔五要加罪于自己，不料他下的是出击的命令，又见传令兵跑步而去，方得西认为是误解了崔五的好意，戒心顿除，把枪插回到匣子里。他以为自己苦劝有效，便对崔五道：“崔司令，刚才小人出言不逊，多有冒犯，望海涵，前边需要人，我告辞了。”

“不送！”崔五杵着望远镜，眼睛仍没离开接目镜。

方得西快步走到拴马的柳林里，解开拴扣，牵马踩镫，上了

通体火红的枣骝马。

马蹄嘚嘚，方得西远去了。

他的身影被套进崔五的望远镜中。

侯金榜往上推了推帽子，耸了耸肩，脸上的横肉抽搐了两下，从一旁士兵手中接过了汉阳造步枪。

“慢！送他走得远一点。”崔五胁肩佝腰，说话的语调很和缓，很轻松，象在酒宴后吩咐家人清席。

望远镜中，枣骝马在飞驰。

“咔嚓！”这是子弹推上膛的声音。

方得西突然勒住战马，倒不是他听见了什么，而是发现崔五的两队人马正向方春普的队伍包抄。他明白了崔五的险恶用心，拨回马头要去同崔五论理，但晚了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崔五念念有词地嘟哝了一句，闭上了眼睛，他并不信教，不过他是向来以不忍杀生自诩的。

“兵！”声音很脆，和“阿弥陀佛”很谐和地应接在一起，似乎是挑起的一个长长的尾音，顿时枪声四起，崔五的人马向增援佟明树的方春普部发起了进攻。

方得西从望远镜中消失了，只有枣骝马低垂着头在荒草丛生的土地上呜咽，突然，它仰起头发出了一声裂人肺腑的哀鸣。

佟明树的心都扯八瓣了，牵挂着去方春普那里求救兵的队员小郑；牵挂着向崔五求援的一中队长方得西；还牵挂着西去津浦线联络八路军的队员李乃光。他一边指挥着队伍奋勇抗击当面之敌；一面望眼欲穿地巴望着方得西能搬来救兵。

“队长！队长！方中队长回来啦！”负责瞭望的通讯员小马兴奋地喊了起来。